

# 暖心的冻梨

■杜善国

## 国防纪事

室外大雪纷飞,室内温暖如春。人们盘腿坐在火炕上,桌上摆着被切成片的冻梨,水杯中卷成玫瑰花形状的冻梨切片与桂花一起舒展绽放。吃几片冻梨,抿几口“冻梨花茶”,聊着天南地北的趣事,温馨的年味,充盈在人们心间。

冻梨,这种流行于东北地区的水果,经过用心加工之后,以独特的口味宠溺着味蕾,温暖了寒冷的冬天。虽然眼前的冻梨经过“改良”,与我当初所见大相径庭,但回想起那些曾经的相遇,便觉得空气中溢出缕缕梨香。

—

18岁那年,我把青春梦想打进背包,开启无限憧憬的军旅人生。那身肥大的军装,呵护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军营生活。可是,从校门到营门的那道鸿沟,我跨越得并不顺利。

东北寒冬里的严酷体能训练,让我吃尽苦头,耳朵严重冻伤,腰部与脚踝多次扭伤。接踵而来的技能训练,更是让我难以应对。我身体灵活性差,很多队列动作与战友合不上拍,拖了全班后腿。

身心俱疲,加上体力严重透支,我连续多天发高烧,嗓子哑得近乎失声。有一天傍晚,战友都去了饭堂,空荡荡的兵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想起连日来的经历,我恨自己不够争气,甚至开始质疑自己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新兵排长柳耀鹏推门进来,温暖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他紧挨着我坐下,聊起自己由一个孱弱学生成长为班长标兵、再破格提干的经历。他的语调平缓,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。

在我们新兵眼里,柳排长一直是榜样。他长得帅气,队列动作堪称完美,多次为新兵营进行示范演示。他所经历的一切,出乎我的意料。

我发现桌子上放着他拎来的一兜水果,有黄澄澄的橘子、红彤彤的苹果、宝石般晶莹的葡萄……他拿起一个网球大小、黑黑的果子,满脸笑容说道:“这叫冻梨,俺们东北特有的,是各家冬天必备的一道水果‘甜点’,特别有味道。你尝尝,

保准能喜欢上!”

见我拿在手里迟迟不往嘴里送,柳排长自己拿了一个,咬上一口,吸溜了一下。幽幽的清香飘来,让我垂涎欲滴,赶紧学着他的样子吃起来。还别说,冻梨虽然看着黑黢黢、硬邦邦,可一口下肚,酸中带甜,清凉爽口,吃几口便觉得嗓子不干了,浑身轻松不少。

看着我的样子,柳排长笑了:“昔日贵为皇宫贡品的冻梨,其实出身并不好。好吃的梨早已被卖光,没长好的花盖梨、尖把梨蜷缩在冬夜,被风刮满伤痕,吹成一团漆黑。在苦寒中熬过无数遭的冻梨,离开冰天雪地,在冷水中缓出水晶冰壳;冰壳被敲碎,撕开小口,迸出甘美清冽的汁水……冻梨从此成为冬季无可替代的美食。”

我仔细听着柳排长的介绍,只见他眼里闪烁着光芒,仿佛每一个摆在眼前的冻梨都像亲人陪在身边。他来自黑龙江,虽然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,但喜欢读书,智慧幽默。

“冰箱速冻,冻不出可口的冻梨。只有经过冰天雪地的洗礼,冻梨才是最清甜的。这就像由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新战士,迎难而上,真学苦练,定能收获甜甜的果实。阵痛必不可少,关键要有‘我行’的信心和‘我能’的决心。”柳排长的话语柔和而坚定。

“原本普通的水果,在严寒中逐渐生出坚硬的盔甲,解冻后即蜕变成全新的灵魂,滋养出格外甜润的内里。”那个傍晚,柳排长的这番话似一道光,将我的眼睛点亮。直到深夜,我还在咀嚼他的那些话语,暗自鼓励自己,无论多么苦、多么难,都要往前冲。

我咬紧牙关,渐渐走出兵之初的困惑。当我再次与柳排长一起嚼冻梨,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积极向上、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来。

二

新兵下班不久,艰难严酷的野外驻训拉开了序幕。

驻训地点,在距离营区百里以外的岫岩山区。临时开辟的训练场层林叠翠,古木参天。树丛之中,喇叭状的野黄花草摇曳生姿。骄阳之下,为了准确及时发现,处理线路架设中的问题,我们有线兵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沟壑林间。山路崎岖难行,磕磕碰碰是常事,我们的腿上伤

痕叠叠加着伤痕。

我们班驻扎在长坂峪乡班家堡,房东大哥姓班,与班大嫂育有一子。一家三口对军人颇有好感,给住进战士的每个房间放置了电风扇,自家菜园里的新鲜蔬菜常常送到战士的餐桌上。更让大家感动的是,自从知道有战士在训练中受伤,夫妻俩就不断让大城市的亲戚寄来各种药品。我们每天训练归来,不管夜有多深,夫妻俩都要挨个儿检查处理伤口,像极了家里的哥哥姐姐。

班大哥是村里制作冻梨的高手。20多岁时,他在土质较好的山坳里开荒植树,梨树、枣树、苹果树渐渐多了起来、密了起来。连队驻训之后,近两个月没有下雨,太阳一出来果树的叶子便打起卷,挂在树上的嫩果簌簌落下,夫妻俩急得团团转。战士们不容分说,连续十几天牺牲休息时间,拉着水车往山坳里送水浇树。大家白天顶着毒辣的日头,漆黑的夜里深一脚浅一脚,被汗水湿透的毛巾拧了许多遍,鞋和裤腿沾满泥浆。几千棵树终于保住了,重新恢复生机。

战士们辛勤付出,班大哥与班大嫂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连队驻训结束,临别之时,夫妻俩把我们一直送到村口,挥着手说:“等到了春节,我们一定到部队看望大家,给你们送冻梨吃!”

大年初一,雪后初晴,皑皑白雪与红彤彤的灯笼交相辉映,营造出浓浓的北方军营年味。中午,班大哥开着拖拉机送来一车水果,其中有几大袋子冻梨。看到班大哥一家,战士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开心。连队热闹起来,喜庆的气氛溢满每个角落。

班大哥送来的冻梨,是他们夫妇从山坳那些梨树上摘下来的,经过一冻一消之后,冰爽甘甜。战士脸上满是藏不住的笑容,拿着冻梨盯着看:“这冻梨好漂亮呀,我可舍不得吃。”

岁岁更替年年新,春风送暖情谊浓。从最初的班大哥一家三口,到后来村里的父老乡亲,春节都会来营区看望战士们。用班大哥的话说,他们这是“走亲戚”。乡亲们带来的除了冻梨,还有形似元宝、色泽明艳的冻黄桃,小巧玲珑、娇艳欲滴的冻花红,圆润饱满、自带冰沙的冻柿子,还有冻山楂、冻白菜、冻豆腐……冬日里最斑斓的色彩,温暖了战士的心房,更坚定着战士的信仰:祖国安全,人民欢

乐,是我们永远的骄傲。

三

军校毕业之后,岗位几经转换,最后有机会在营连任职,我与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兵朝夕相伴,也在军民共建中结识一家水果厂的工人。

水果厂并不景气,但每逢重大节日,工人们总会敲锣打鼓来营连走访慰问。生产任务不忙的时候,他们无偿为官兵传授看家本领,有教水果储藏加工的,有教机械设备维修保养的,有教市场调查研究与商品营销的。不少官兵退役后因此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,一些师徒还成了经常电话交流的好朋友。于是,“水果厂里的人”成了官兵口中饱含感情的美词。

有一年,隆冬腊月连续降雪,水果厂加工储存的七八十吨冻梨滞销。消息传到营连,营长和教导员逐个动员党员干部,向经销水果的亲朋好友进行推销。一些退役官兵知道后,有的积极联系当地水果经销商,有的专程上门订货。一时间,订单一个接着一个,水果厂的冻梨进入全国各地的市场,愁眉苦脸的工人们无比欣慰。在他们心中,这是一份心贴心的深厚情谊。

那年春节,工人们带着厂里的业余演出队,来营连慰问。他们自编、自导、自演10余个精彩文艺节目,讴歌美好时代,礼赞军队英雄,凝聚着最值得珍视的情感。工人们的到来,是战士们为数不多可以“凑热闹”的日子,台上台下笑声连连。

演出现场,工人们专门安排了一道水果“甜点”——冻梨。汁液甘甜可口,果肉入口即化,战士们边欣赏节目,边品啖至纯至真的美味。

受到激励的水果厂活力满满,工人的干劲越来越足,与营连的联系越来越频繁。有两朵“金花”与两名大龄官兵结缘,幸福地走进婚姻的殿堂。一次次抗洪抢险、扶危济困,官兵们为百姓遮风挡雨,用满腔热血把冰雪融化。任凭岁月轮转,精神火种不熄,军民之间血脉相融,谱写了一曲深情颂歌。

岁月不居,深情依旧。很多年过去,记忆中的春节冻梨,在时光中发酵,香气缭绕,甜美动人。她立足于新华书店这段往事,大家都会激情奔涌,带着春风般的笑容说:“两个字——舒坦!”

三

清晨,第一声鸟鸣  
如迎春花探入窗口  
军装,世上最美的时装  
穿着在身  
仔仔细细详微、领花、勳表  
镜子里面容,熟悉而陌生

你转身出门  
脚步轻盈而矫健  
眼神坚定而自信  
穿过白桦树挺立的营区  
阳光一次次从枝头洒落在肩头  
穿过步战车延伸的炮管  
目光一次次射向更远的远方  
穿过训练场上的草坪  
向迎面而来的战友  
一次次致敬标准的军礼

春天的风轻拂面容  
宛如母亲温暖的掌心抚摸  
亲爱的战友,明天你将退役  
有多不舍也将别离  
只愿在军营印满春天的脚步

# 雪地车辙

■向贤彪

1978年初,我们这支工程兵部队从云贵高原转战到闽北,在邵武县(今邵武市)过第一个春节。

那天,团管理股长李玉寨召集座谈会,征求大家对过好春节的建议。“年夜饭要丰盛一点,让大家吃饱吃好不想家”“要从地方请一名技术员过来,把电视屏幕调得清晰一点,不要再让我们看‘雪花’了”“机关阅览室的刊物都翻旧了,得增添一些‘精神年货’”……一条条意见具体实在,饱含着官兵对领导的信任和对过年的期许。

座谈会结束后,李股长让我留下,特意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:“向干事,咱们团刚来邵武不久,管理股与地方一些部门还没有接洽上。这段时间政治处与地方联系多一些,你来牵头,抓紧与地方有关部门联系,以解燃眉之急。”“好!”我当即表示马上去办。

时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的我,走出李股长办公室,迎着寒风,踏着积雪,边走边思索如何完成任务。“叮零零……”朦胧中看到两辆自行车朝我骑过来,走近一看,是邵武新华书店的门市部经理盛笑笑与她的同事小张。几个月前,我们团调防到邵武后,我第一次到新华书店就认识了盛笑笑。几次交往下来,算是熟人了。不久,她向书店领导建议,在团机关设一个售书点,每半个月上门送一次书籍,满足部队官兵的阅读需求。

我和她俩边走边交谈:“下这么大的雪,还来送书,真是谢谢你们!”“刚来了一批新书,领导交代我们不要耽搁,尽快给部队官兵送来,让大家过春节有新书看。”没想到,刚出门就解决了我的心思:“我在邵武工作20多年,给很多部门送过书,跟他们熟着呢。部队若有需求,我可以牵线搭桥。”见她这么热情爽朗,我放下顾虑,把座谈会上官兵的意见说了一遍。她边听边记在小本子上,一口应承下来:“我尽快帮你找到人,办成事!”

第二天下午,我刚到办公室,电话铃就响了。拿起电话,我就听到盛笑笑的笑声:“向干事,你说的事有眉目了。我要找的人一告诉你,你记一下:让管理股派人到支前办对接,找林主任,他答复为部队增加副食品供应;到粮食局找洪副局长,他说刚进一批糯米,优先供应部队;调试电视机的事,县广电局谢局长说近日就派技术人员上门服务……”末了,她还附带一句:“快过年了,我知道你们想家,想吃妈妈做的菜。这些年,我也学了一点厨艺,除夕那天,我和书店的厨师一起过去,为你们做几道当地菜。”

放下电话,我心头一热:多好的“妈妈”呀!盛笑笑与我母亲同龄,自打熟悉之后,我喊她“笑笑阿姨”。她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,从小受到红色家风的熏陶,对党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多年来,她立足于新华书店的平凡岗位,为部队官兵奉书、送书,以此为渠道,认识了不少“兵儿

子”。她长期与十几名战士保持通信联系,鼓励他们安心服役。不少战士在她的关心帮助下,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。

除夕上午,盛笑笑带着厨师如约来到团部机关。早已迎候在食堂门口的李股长,紧握着她的手,高兴地说:“向支前办申请的年货供应都一一落实了,粮食局供应的米面都是最好的,感谢地方政府对子弟兵的关爱!”宣传股电影组的同志说:“县广电局的两位技术员连夜加班调试电视,现在大家能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了。”盛笑笑边听边应着:“这下我就放心了。”停了一下,她又说:“喔,还有不放心的,就是除夕的年夜饭准备咋样了?”李股长递上团年夜饭的菜谱,她接过来,轻声地念了起来:“红烧肉、辣子鸡、清蒸鱼……挺丰盛!”“喔,还有不放心的,就是盛笑笑与厨师耳语一番,随即说为我们增添两道菜:一道是闽北名菜——笋宴,一道是糯米汤圆。他俩分工,厨师做笋宴,盛笑笑做糯米汤圆。

据说做笋宴工序很复杂,我没有观摩。盛笑笑做汤圆,我一直在案前观看:“包汤圆看似简单,其实是个技术活。”揪一块糯米团,盛笑笑冲冲地讲起包汤圆的诀窍:“把糯米团搓成圆球置于手心,轻轻地按出一个窝,再填上馅,顺手一合一捏,双手慢慢搓一会儿。”一个个乒乓球大小、溜圆雪白的汤圆,从盛笑笑灵巧的手里滚落在案板上。在场的人一边跟着她学包汤圆,一边听她念叨:“咱们在这儿包汤圆,也是在包乡愁、包思念。我们要把馅装得满满的,把祝福、思念都包进汤圆里……”

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,团年夜饭开席了。盛笑笑向官兵送上祝福后,便和厨师连夜往家赶。在欢快的车铃声和笑声中,留下两行清晰的车辙。车辙深深地印在雪地上,也印在官兵们的心里。



左:风展红旗如画



右:战地黄花分外香

杨文军篆刻

# 军营看花灯

■北耕

## 一瓣心香

天上明月。地上花灯。正月十五宜望月,更宜看灯。

我老家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。记得那年正月十五,在邻村的麦田里曾看过花灯。其实那些灯并不花,而是清一色的灯,一一燃着细瘦的火苗。制作灯很简单,山里人将白菜根挖出坑,放入菜油点燃。那一盏盏灯想方设法扎在秫秸上,摆成“迷魂阵”。进入“阵营”,大家说着笑着,转来转去,好不热闹。那时,正值青春年少,本是多情时,灯中却无情,只有着各不相干的欢笑。

从军人入伍后,便很少看过乡下的花灯。2008年正月十五,我有幸在驻京

某部大院看到了军营特色的花灯。那时,我从武汉借调到这里工作。

眼前的灯,五颜六色,千姿百态。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“冰糖葫芦甜又甜”,和而不同,相得益彰。一盏“年年有余”的花灯,以光影之术,几条“鱼儿”便跃动在水盆里,惹来不少人观看,孩子们抢着用手去捉。

灯,是智慧的灯;灯,是祥和的灯。灯,有兵味、年味,趣味、韵味。

最美不过扎灯人。“中国印”“喜迎奥运”“燃烧吧圣火”等彩灯,极富创意,构思巧妙。“鸟巢”更是别出心裁,是官兵们用一根根铁丝编织而成。还有不少车辆、坦克、飞机等造型,是由矿泉水瓶、饮料瓶、废旧泡沫板等精心而制。

3年后,再次来这个大院看灯,我已是一名退役军人。不同的是,这一次

有一个陪我看灯的同事。

她是一个热爱军营的女孩,本在南方一座城市工作,得知我们杂志社平日与军营交往较多,便毅然辞职来到我们单位。

花灯成阵,光影迷离。闪的、不闪的,悬挂着的、铺排着的,恢宏壮观的、小巧玲珑的,各式各样,各有特色。新奇的灯,招来好奇的人,拥着挤着靠着。含蓄的灯,引来有趣的人,指着点着猜着。美丽的灯,诱来爱美的人,摆着笑着照着……一个个或穿行其间,或驻足细观,或沉思,或品评,或说笑,或默然……

灯是花灯,人是多情。男兵女兵,游灯转灯,各有情态。军人之家,更在此时此地,尽享团圆之乐。

此时看灯亦看人,灯美人亦美。人

前的灯,缤纷多彩;灯下的人,美丽时尚。

同来的女孩有时奔行不见踪影,有时驻足纹丝不动,有时兴奋问这问那,有时静默不语不响……她在灯前入画,灯在她前成诗。

那晚,女孩说,她喜欢这些灯,更喜欢扎灯的兵、守灯的兵,那万家灯火,更离不开这样的人。

几年以后,女孩成了一名军嫂。爱人驻守边关,她回到家乡的城市,带娃守护着家。

眼前花灯又浮现。灯,不动声色地发着淡淡的光,在不动声色中美丽着。

扎灯的兵,灯前的人,在时光里或行进,或驻足,一样不动声色地美丽着。天上看月,地上看灯。

灯前看人。



迎春

初阳拍摄